

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导演孔大山： 只对“荒诞”感兴趣

■文/梅紫

孔大山进入采访间，径直走向工作人员安排的椅子，似乎感觉不太自在，冲着记者们蹦出一句：“好像在接受审判啊。”

这与年前在电影节上见到的孔大山，判若两人——疲惫直观地摆在脸上。

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是导演孔大山的长片处女作，正式公映前，影片已经在专业影迷圈小有名气。2021年平遥国际电影展亮相后便拿下最佳影片，2022年在北京国际电影节“注目未来”单元又拿下最受注目影片，后相继入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、大阪亚洲电影节、加拿大奇幻电影节等海外节展。

电影讲述了科幻杂志主编唐志军因一个困惑一生的难题，踏上旅途寻找外星人的荒诞故事。当被问到想通过这部电影表达什么时？孔大山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但凡要是能靠说或者文字把感受写出来，我就不拍电影了。”



“郭帆导演支持我拍的”

“如父如子、如兄如弟。”孔大山这样形容他与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两位监制王红卫、郭帆的关系。两位都是师父，一位是老师，一位是第一次带他进组的导演。

毕业后，郭帆向孔大山想拍什么，孔大山发过去一个新闻链接，是一则极为荒诞的新闻：一个村民声称自己抓到了外星人，带着记者去他家采访，结果打开冰箱，发现是个低劣的硅胶外星人。

荒谬无比的一幕也在影片中得以复现，带着“村民说的是事实”这一假设出发，孔大山开始编写剧本。

他想到了一个杂志主编寻找外星人的故事：杂志主编年轻时意气风发、宏图壮志，想要寻找外星人，试图解决宇宙终极问题。时隔三十年，仍未成功，他会陷入什么样的状态？

按照这个思路，剧本逐渐浮于眼前，电影的骨架有了，紧接着是组成电影的具体元素，孔大山出生的90年代在电影中无声出镜多次。电影中，孙一通头顶的锅盖，来自孔大山儿时记忆的“气功热”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许多人练气功时在头上顶个锅，就为了“接收”宇宙信号，孔大山把这个概念用到电影中，他还列举了许多当时的科学杂志，电影中《宇宙探索》杂志的原型就来自彼时的《飞碟探索》。

郭帆为影片的美学指导出了不少主意。说到这里，孔大山回头看着身后的海报，指着那块印着“在宇宙中心呼唤爱”的牌坊：“这就是他的建议，郭帆导演说可以给观众一种直观的荒诞。”

影片末尾，有个长镜头，从地球到星系，逐渐勾勒出宇宙的横样，这是由《流浪地球》的视效团队完成的。原本，孔大山想把镜头直接摇向天空，方便又实惠。但郭帆觉得这样不够，应该把这

个场景描述得像梦境，飞出太空、飞到宇宙，真的让观众抵达宇宙的尽头。

“民间科幻片”

观片生涯早期，孔大山偏爱技术流型的导演，像达伦·阿伦诺夫斯基、奉俊昊。研究生以后直到现在，他的观影口味转向了罗伊·安德森、阿基·考里斯马基等导演。但对于这部电影是否受到以上创作者的启发，他给出否定答案，并牵扯出电影筹备中的一个难题：“找不到对标的影片，只能从某个电影的某个元素进行参照。”

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是什么类型的科幻片？拍摄之初，孔大山并未设下明确的界限，电影的类型极为模糊。孔大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，只想拍一个很酷片子，他不觉得自己拍的是科幻片，非要下定义，“就用‘民间科幻片’来形容吧”，孔大山表现得颇有些随遇而安，他说，没有对哪种类型特别感兴趣，唯一让他感兴趣的是“故事中的荒诞性”。

研究生第一课，导师王红卫布置的作业是伪纪录片创作。孔大山便对伪纪录的形式生起兴趣，因为能够满足他“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恶趣味”，也方便揭示“荒诞”。利用伪纪录天然的优势，影片中有不少和观众进行互动的瞬间，呈现出间离的效果，使得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的临场感、沉浸感更为深刻。

导演李玉评价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使她想到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，是在写实主义基础上进行解构、再虚构，从而产生新的现代意义的电影。也许这部影片的确无法被归类，而是在开拓新的浪潮。

许多影迷早已将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看作不可多得的“至宝”，但影片尚未接受大众的检验。不

过，李玉说：“只有这样的影片被大卖，中国电影多样化才不是一句虚言。”

一体两面，具象与虚无

相比于影片，他本人显得更加具象化，对于作品本身有着强烈的分享欲。映后交流时，有观众提问，导演是如何培养幽默感的？他脱口而出地玩笑：“报班了，报了一个幽默感培训班。”

影片与他本人的气质有些难分，可触摸到的真实感与强烈的网感，这是经历过互联网浪潮后积攒的。在创作方面，孔大山自认为没有特别系统的方法论，更多时候就是刷刷短视频、看看闲书，目的性不强，就是像消遣一样。至于最后要把它们变成什么，完全取决于个人要拍什么样的作品。比如，拍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，就可以用之前在互联网平台获取的观影经验。有着一定的随意与随机性，但这部影片向观众呈现的，不仅此。

路演时孔大山说：“这个片子在表达人与宇宙的关系，当你解决人与宇宙的关系后，才能解决好人与人的关系。”被问到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时，孔大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其实他也不懂，只是话赶话说出来了。

停顿了片刻，他又添了一句：“可能就是宇宙代表着虚无，因为你不知道宇宙是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人解决问题，就像对待虚无。可能是这么个意思吧。”

谈到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时，他坦言，很难表达。“如果能用语言表达，干嘛费劲拍这个电影？我自己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太贫乏了，但只要是能写小说、把感受写出来，我就不拍电影了。”

影片结尾，孙一通被麻雀包裹着，去向未知处。有观众认为：“虽然是民间科学片，但最后好像变成真正的科幻，与之前的表达脱节，变得太清晰了。”电影讲述的似乎是有关科学、宇宙，但出现了许多烧香、拜佛的场景，这使得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。但孔大山不认为这是一种对比关系，他将这种呈现放在更宏大的视角里进行阐释。

他说：“这些东西都是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宇宙的解释、认知，远古时代他们构建出自己对于宇宙的认知，构建出神话。再往后，神话故事越来越丰富、严谨，就出现了宗教，这就是不同时代的人对宇宙不同的认知。”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时代，形态也是不同的。

2021年10月，平遥影展后，孔大山发了条朋友圈：“如果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有主题曲的话，就是这一首，也只有这一首。”他说的是《生活倒影》。正片结束后，一段由影片中的角色那日苏手持DV拍摄的录像彩蛋被放置在片尾，伴随着苏运莹的轻吟，主角一出现在镜头中，像极了普通人的日常记录。画面中跳动的胶片颗粒、手持DV带来的粗砺质感，让观众仍然在真实世界与未知宇宙的中间地带里摇摆。公映版本比平遥展映多出的几分钟，就有最后这一段。

《忠犬八公》导演徐昂： 拍动物戏，要等“恩赐”

■文/刘璐琦

采访时间定在下午5点，徐昂带着新片《忠犬八公》已经接受了一天的媒体采访，见到他之前担心他会状态疲惫，但当他穿着笔挺的西装、裤腿卷边至脚踝的牛仔裤，戴着一副民国式的黑色圆框眼镜出现时，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。徐昂有着戏剧导演的深邃和恳切，一如冯小刚在《忠犬八公》路演现场说，“徐昂这个人值得信任，所以我加入了进来。”

戏剧导演出身的徐昂已走过20多年的戏剧征途，对于经常游走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观众来说，徐昂二字听起来并不陌生，他被誉为“票房蜜糖”，由他执导首演于2011年的《喜剧的忧伤》，刷新了人艺建院60年来的最高票房纪录。

但在电影行业，徐昂依然算是一枚新人，他的上一部电影作品《十二公民》已是八年前的事了，影片在豆瓣获得8.4的高分，是2015年评分最高华语电影，并摘得罗马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“马克奥雷利奥”奖，成为罗马国际电影节史上第一部拿下最高奖的中国影片。

横跨戏剧与电影两界，徐昂并不满足，在之后执导电视剧《法医秦明》，获得了“现象级”的流量关注。作为有着戏剧导演、电影导演、演员多重身份的“斜杠青年”，他坦言，“我特别害怕在某个领域里面特别熟，一旦到那个状态，你很难想象再像以前那样特别有恐惧感，那就没什么意思了。我希望可以在不同领域里再去发现新的问题。”

徐昂跨界的作品，总能给人带来惊喜。正在上映的《忠犬八公》也不例外，在徐昂的镜头下，这个早已感动全球数亿人的经典故事，在中国的沃土上生出了新枝。

“得感谢我们家的狗”

回溯徐昂的创作谱系，多是经典国外作品的本土化改编，这一点和徐昂的成长历程密不可分。

徐昂自幼家里的书柜很多欧洲、俄国、美国、日本的小说，“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外国人名一般特别长，我记不住，后来我就按照住在院子里的小孩名字给书中的角色起名。如果是女孩，就叫苗苗，诸如此类，所以我每看一个俄国故事，就相当于本土化成了一个中国故事，我相信有一些人类共通的故事和情感是足以发生在中国的。”

《忠犬八公》改编自新藤兼人原著剧本《八千物语》，在这次翻拍前已是感动全球数亿人的经典故事，拍摄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徐昂相信这样一个故事会发生在中国。而相信的基础是徐昂是一名养狗人士、爱狗人士，和狗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，这为他执导这样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电影带来不少启示，“我得感谢我们家小狗，在和我家狗生活的十几年里，它教会我体察到它在哪一刻是舒适的，包括在影片的后期配音中，都是从我们家狗从小到大发出的种种声音中进行挑选。”

即使是资深的养狗人士，徐昂并不讳言拍摄动物电影的艰辛，“拍摄动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等你完成了你想要拍摄的那个场景时，那是一种‘恩赐’。因为我们关于动物的一切文学性描述都是来自于人，动物不可能参与你文学性的描述。”

徐昂笑称拍摄完《忠犬八公》后，打算去写一篇有关拍摄动物电影的论文，他也分享了一些执导动物拍摄的经验，“从最开始的选择，你要不断地去挑选特别有动力的狗，也就是特别馋的狗，要不然你在现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起它的兴趣。你要力求让它们忘记对人的恐惧，然后熟络起来，逐渐建立游戏的概念。”

日本版和美国版的“忠犬八公”都挑选了秋田犬作为影片中犬类主角，此次中国版《忠犬八公》挑选了中国本土最古老的犬类——中华田园犬作为主角。为什么不延用秋田犬或其他服从性、稳定性更高的犬种？徐昂表示，“现在有许多按照我们人类的审美去培育出来的犬种，这就导致狗狗们会有一些先天性的问题。中华田园犬这种犬类长得非常有狗样，这么多年能保持这样的形态，觉得它是一个生命力旺盛，身体健康而且非常聪明的犬种。”

“你不知道他们靠什么生活，但一定知道他们靠什么娱乐”

徐昂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这一次将拍摄地选在了重庆，起因是编剧张寒寺在交谈时操持着一口浓重的重庆口音。

在《忠犬八公》拍摄之前，山城重庆已是众多影视作品承载情感的物质景观基础。迁移中的三峡库区、喧闹的市井空间、林立而起的摩登大楼，多元的空间构型反映出了固守和迁徙的矛盾情感，像是《三峡好人》中的UFO，



腾飞的建筑物，以及走钢索的人，许多奇遇在巨大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景观空间下都有了存在的可能。

徐昂坦言，剧本第一版将故事的发生地选在海港，“但我不太相信，我觉得城市里的孤独感和风景如画地区的孤独感不太一样。”

经过多方拉锯，最终将故事的发生地选在重庆，徐昂毫无保留地夸赞重庆作为电影拍摄地优于其他城市的先决条件，“首先，重庆是一座被江水隔开的城市，城市每天都在面对离别的感受，从南岸到北岸，从北岸到南岸，小动物可能终其一生都没跨过去，城市这种分离的感觉非常适合片中的主题表达。另一方面，重庆依山而建，很多车上不去的地方，小动物可以上去活动，饭店开饭的时候有很多小动物蹲守在门口看能不能混点吃的，我们能看见重庆是一座对动物特别友好的城市。”

而徐昂在重庆的一次经历让他坚定了《忠犬八公》的故事发生在重庆，“当时我走到过江索道那里，有一条大黄坐在树下，后来不知道看到谁，竖起耳朵就跑了。我当下就觉得这样一个故事会发生在重庆这座城市。”

谈起如何捕捉重庆的生活细节，徐昂直言：“拿腿走，不停地走。”用脚步丈量重庆的结论是“你不知道他们靠什么生活，但你一定知道他们靠什么娱乐”。这个结论直接指向重庆人的日常娱乐方式——麻将。片中的狗由“八公”改名为“八筒”，既是致敬原著中的形象，也和传统娱乐方式麻将结合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。麻将参与了影片中人物形象的建构，四人围桌而坐的热闹场景使得全片更富有烟火气息。

一位在重庆生活了十年的观众，看完《忠犬八公》在社交软件写下，“我认为它拍出了重庆特色，麻将、泡菜坛子、凉虾、路边的凉拌肉菜、青石板路、过江索道、重庆嬢嬢的红色烫发、城口的腊肉……整座城市的气质，跃然银幕。”

首映礼上每个人发了一包纸巾

电影首映礼上，观众入场时每人发了一包纸巾。电影放映结束，眼泪浸湿口罩才明白提前准备纸巾的用意。

映后分享环节，主持人招呼到场观影的明星和现场的观众分享自己的观影体验，冯小刚赶忙接过话筒，“今天现场来了我们很多好友，来之前我就和他们说，不要求他们映后发言，不想给他们造成观影的负担，让他们安安静静地观影享受这两个小时的观影体验就好。”

《保你平安》的导演大鹏高举双手，接过话筒，“我自愿分享自己的观影感受，”他接着补充道，“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电影看哭了，但是《忠犬八公》让我哭了三次。”

近日被美国电影学院导演系录取的张静初也来到了现场，发言时数度哽咽，“我觉得《忠犬八公》不仅讲述人与狗的温情故事，更是赋予了一切弱小的生命以关怀，影片中的情节让我联想到留守儿童的经历，希望这部影片能唤起大家内心的柔软。”

马思纯和周冬雨“同框”出现在观影现场，周冬雨坦言自己把口罩都哭湿了，表示自己从《忠犬八公》中看到了很难得的中国传统家庭的人情味。

在采访中，徐昂不停强调，“这个故事本体很简单，讲述的是一个人遇到了一条狗，后来这个人去世了，这条狗终其一生等待着这个人归来的故事。难的是往故事缝隙中塞进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情感。”

《忠犬八公》的影厅里此起彼伏的抽泣声，见证着徐昂又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本土化改编，简单的故事唤起了人们最纯粹的情感。

作为当下最具影响力的话剧导演，孟京辉曾说“电影导演独自作诗，戏剧导演当众作画”。徐昂把自己执导的《忠犬八公》比喻为一首诗，附着大量情感细节的一首诗。